

第四十六回 元天子續娶正宮 鄺兵部耀升右相

卻說成宗封賞已畢退朝，將士俱皆喜歡。武憲王謂眾將曰：「爾等若非鄺大人作成，焉有今日？當往叩謝。」眾皆稱是。二人一同上馬，來到右相府，又有梁相在內，各用稟折，唯老王用兩個拜帖。老王念鄺兵部恩深，卻亦下馬伺候。

且說梁相和女婿回府，正在合堂說起封官事情，只見女婢手執察帖報曰：「武憲王父子率領征番男女將官來見。」明堂穿上公服，來到後堂大令速備酒席，請武憲王父子、華亭侯父子叫平江侯、赤、王二總兵相見，其二女及眾將請回。家人傳出話來，二女相邀逕到尹府，眾將回到館驛。家丁開門迎接，老王即從中門步行而進，少王從東角門步入，鄺明堂降階迎接，老王爺、眾將一齊跪下曰：「老夫等怎勞大人迎接。」鄺明堂傷心，自思想受公公下拜，忙下跪曰：「老大人父子並眾年兄如此厚禮，豈不折盡下官陽壽。」老王爺曰：「蒙老大人提拔，老夫滿門並眾將富貴，理當百拜。」眾將拜畢，老王曰：「願請梁太師受拜。」鄺相曰：「家岳父外世末回，多蒙厚愛。」即讓老王爺上坐，老王至死不從，只得分賓主坐下，眾坐在下邊。茶罷，眾將俱謝提拔之恩，明堂謙恭不敢。席備，眾人稱謝入席，明堂甚是慇懃相敬。酒過數巡，眾將離席，鄺明堂苦留不住，老王父子回到尹府，夫人埋怨少王曰：「自前年我在吹臺山，即對你說要娶衛氏為媳，今蒙聖上賜婚，你卻推讓與熊友鶴結婚，故意違逆母命。如此不孝，真是可恨。」少王曰：「母親息怒。孩兒感念孟氏節烈，只娶一妾，傳接後嗣。衛氏有恩於我，又是母親義女，孩兒怎敢屈他為侍妾？今配熊友鶴，與我乃是嫂弟，更為合理。」老王曰：「孩兒意見卻亦不差，不須埋怨。」少王曰：「孩兒要往拜孟岳父。」老王爺應允。少王爺上馬，來到孟府。家丁通報入內，孟士元遣兒子孟嘉齡時已升翰林院侍講學士開大門到滴水簷前迎接。忠孝王下馬，拱手回到後堂，拜見孟士元，尊其上座，自己與孟嘉齡對坐。茶罷，忠孝王問曰：「未知小姐葬在何處？小婿欲往祭奠。生不能同牀，死亦欲與令媛同穴，方得瞑目。」孟士元傷感曰：「小姐當日行刺，投水身死，屍首漂出大江無蹤，哪有墳墓。」忠孝王泣曰：「小婿命苦，在世不能與令媛見面，死後無墳墓可拜，真是令人可傷？」孟士元勸曰：「賢婿不必悲傷，要見小女，卻亦不難。小女在日極精丹青，閒時自畫小影一幀，極其相似。我已寄書回家，搬取家眷進京，大約在十一月間拙內便可到京，那時看圖形如看小女一般。」忠孝王曰：「此乃極妙，但恐岳母忘記帶來。今當寄書與岳母，囑其速帶前來，切勿忘記。」孟士元曰：「小女乃拙內鍾愛之女，此圖長掛在房中，老妻時刻觀看，一定帶來，不須過慮。」忠孝王大喜。孟士元吩咐備酒，忠孝王辭曰：「另日領情。」隨上馬回尹府。

衛勇娥就在尹府安身，與長華、蘭臺甚是相得。次早，太后宣梁相、孟士元入宮、淪其往見武憲王，通知俺家欲娶其女皇甫長華以為正宮皇后，侯擇吉日行聘完親，就煩二位先生執柯。二臣歡喜，領旨起身。當下二臣來到尹府，武憲王父子迎接，來到堂上，分賓主坐下。茶畢，二臣傳出太后言語，令武憲王速備妝奩，不日完親，以便來年十月慶祝太后六旬大壽，侯擇日下官再來通知。

老王父子大喜曰：「小女癡拙，怎敢當正宮之選？又煩二仿憲駕，更難消受。」二臣說些閒語辭別，武憲王入內對尹夫人說明，滿門大悅。老王令女婢進內報知小姐，恰遇皇甫長華與尹、衛二人閒談，女婢就把二大臣說立皇后之事稟明。尹蘭臺笑道：「今既為皇后，理當朝見。」言罷跪下曰：「臣妾朝見，願娘娘千秋。」長華羞得滿面通紅，向前雙手扶起道：「賢妹休要取笑。」衛勇娥亦笑曰：「君臣名份，合當朝見。」

次早。帝臨朝，傳旨發銀，著戶部官將劉侯舊府收理，賜武憲王白銀八十萬兩，建首家器。欽天監奏稱，定七月二十二日納聘，二十六日完親。帝准奏，傳旨禮部，照迎皇后禮，奎駕儀仗遵照常例。只見午門官奏曰：「左丞相祁盛德有表奏稱病重，請旨鍵奪。」成宗笑對眾官曰：「朕念祁相輔助先帝，開國功大，不忍其辭官。今屢報病，且已年近七旬，朕若不准其辭官，只道朕不恤老臣辛苦。」傳旨，祁盛德准其帶職回鄉，加贈太師，賜金五萬；每月朔望，著該地方官往候請安，遇有重情，仍許章奏聞。六部官奏曰：「祁相卸事，餘下左相要缺，難以空懸，請立賢臣。」帝令右相梁鑒升遷左相，加封兵部尚書鄺明堂為右相之職。鄺明堂俯伏辭曰：「臣無才無學，且又年輕，怎敢居百官之上；況翁婿為相，涉人嫌疑，臣不敢領旨。」帝笑曰：「滿朝誰不知卿翁婿不愛饋送，若道年輕，卻不聞學無先後，達者為尊，論卿才學辦事，滿朝誰人可及？理當為相。但婿不強翁，今使卿為右相，已是有屈，何必推辭。」翁婿只得叩頭謝恩。百官知二相清廉正直，俱皆歡喜。二人歸班，帝笑對鄺相曰：「朕二十為君，已是年少，先生年方十八拜相，可謂君臣俱是少年。」文武散朝，早有家人報入相府，稱翁婿為相，滿門稱賀。鄺相回房，素華賀曰：「難得小姐年輕拜相，古今罕有。」哪相曰：「此乃逢場作戲，一番春夢。但朝廷這等隆重，愈難改裝，真是羊觸藩耳。」

且說家人勸榮發曰：「堂官如此富裕，該娶一個嬌妻。」榮發曰：「我常見少年娶妻，多損精神。我立願三旬方才娶妻。」眾人俱笑堂官誠實不知趣。

且說行聘吉日已到，大備聘禮，真是玉樹珠寶緞綢。梁、孟押送起身，音樂喧天，炮響震地，來到尹府，老王父子、尹上卿接進花廳，備酒款待。回聘亦是珠寶等物，進入皇宮，太后賜宴，男女各送媒禮。到了三月二十六日，百官慶賀，尹太君送女上輩，囑其為后須謙恭寬柔。二大臣翅接，全副鑿駕。花炮震天。來到東華門，風攀直到昭陽宮下擊，官娥內監扶上大殿。贊禮官唱禮，先朝太后，後朝天子，隨後帝下座與皇后參拜天地，送入宮房，同飲合卺筵席。金霧殿大宴群臣，日晚散席。是夜帝后成親，金童玉女聚會，自然恩深。

到了次日，各宮妃嬪朝見皇后。此時帝因國政有鄺相才學敏捷，大小俱是他批發，毋庸憂慮，帝閒暇無事，一連貪戀耕至婚，亦不臨朝別宮，六日不朝。皇后奏曰：「宮中妃嬪，須當均霑。妻妾輪流臨幸，方無怨言。主上當日日坐朝，國政方無進蔽。如陛下不肯幸別宮，又不臨大殿；外臣必道臣妻絕妒迷惑天子。妾伏罪不小。」帝大喜曰：「卿如此賢，朕當聽從。」自此日日臨朝議事，妃嬪分幸。太后聞知大喜，皇后卻又恭儉敬謹，待下以寬，恭敬大臣，凜遵天子，上下人等，齊頌賢后，不表。

且說老王差老僕呂忠帶四名家人回鄉向九天玄女宮住僧取討前年所寄田園屋業。住持已是發跡，又見武憲王父子為王，女為皇后，立即交卸。呂忠撥下四名家將取收租稅銀，掃狀元府，改為王府。舊日家人來報，呂忠俱收下管理家業。會見二子呂福、呂德並妻蔣氏，悲喜交集。二子各生兩個孩兒，備酒慶賀各事定當，呂忠即搬家眷進京。民人稱武憲王激門氣概，合當榮顯，不表。

且說華亭侯衛振宗，就在武憲王新造王府旁置一大宅，同女婿熊友鶴同居。武憲王嫌尹府窄小，暫移衛侯新宅住著。勇娥及寄母尹太君求尹上卿之女尹蘭臺與兄弟衛勇彪為妻，上卿夫婦許允。武憲王滿門移入衛府，百官亦有慶賀。擇定八月廿五日，武憲王

媒。

光陰似箭，單是八月二十八日鄉試，及揭榜，崔攀鳳中第十三名舉人。報知劉捷，劉捷大喜。鄺相次早率副主考並考官入朝繳旨。帝令將榜收入庫，主考官各升一級，鄺相另擢記功。

且說通榜舉人拜請座主作成；堂官榮發收了門包禮。過了數日；忽一日早飯後，鄺相在書房內閒暇無事，偶兌新科取中舉人拜謁，礁卷俱放在書架上，自思科運若到，就有神輿滿目，文字不通，主考官亦誤取中。我等憑文取士，未知果曾被鬼神欺瞞，誤取等第否？就在架上順手取過一承殊卷來看。恰是第十三名舉人崔攀鳳名字，下注娶妻元城侯劉次女，不覺吃了一驚，自思，我只道劉氏燕玉與忠孝王先完親，傳接後嗣，我便可再緩二三年後改裝。今乃失節改嫁，不思風化所關，大為可恨！又轉念曰：堂堂侯門之女，既有訂約，焉肯失節？莫非父母迫嫁，女學我避走，移花接木，亦未可知。又回思他乃私約，怎好說明，便失身別嫁，卻亦難怪。即將卷帶入內房，攜了素華上樓，撤退女婢，把卷付與素華觀看，曰：「我改裝不知何日，劉氏卻又別嫁，皇甫郎妻要無望，如何是好？」忽聞女婢樓下叫曰：「忠孝王在外襄誨。」鄺相曰：「可教他少待，我即便相會。」女婢領命而去。鄺相喜對素華曰：「待我將此卷戲弄皇甫郎若何？」素華曰：「正好，看他有志否？」鄺相入書房，把卷放在架上，方到後堂，吩咐開門請進。原來鄺相念及夫妻恩情，不是忠孝王來拜謁，便是鄺相去拜訪，常常飲酒敘談。近因鄺相作主考，故不來拜；今場事已竣，特來拜謁。當下從東角門而進，鄺相迎接坐下。忠孝王曰：「老師場事辛苦，門下故不敢驚動，緩日還要借數本得意殊卷，回去講究。」鄺相曰：「今日適遇下官閒暇，可往小齋看卷。」說罷，即引忠孝王同入槐竹軒，鄺相請進房中敘坐，榮發向前獻茶。原來榮發此時年已及鮮，嬌容秀媚；忠孝王尋思：此僕如此美貌，必是老師幸童，故從未見面，藏在書房受用。忙向前問曰：「此位盛介，從未見過，諒是恩師心愛的堂官，極其伶俐俊雅。」鄺相微笑曰：「有此才貌，且隨我已久，做事甚稱我意，特使為門丁，內外大小事情俱他掌管。」忠孝王亦微笑曰：「有此才貌，怪不得恩師溺愛。」榮發聞言，只是含笑。茶罷，忠孝王曰：「恩師仙才取士，定然無差。」鄺相曰：「下官秉公取士，奈諸生功名高低各有定數。方才偶見一卷，理合拔為前茅方妥，前日因取在第十三名，誠然有屈，追悔無及。想是魄神騰目，再誦下官甚是不忍。」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返回 >> 龍鳳再生緣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